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辯例編卷十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內大夫會盟諸侯

公會盟外大夫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伯國大夫主會盟主征伐見大夫將兵書師師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春秋之初有以大夫會諸侯者矣然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猶未命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猶有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專會矣禮樂自大夫出也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然未有若晉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衞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晉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征伐自大夫出也葢嘗思之竊謂齊桓未伯之前大夫閒有預邦交之事者矣而齊桓旣伯之後則無之以大夫而交政中國自晉文公始春秋之初列國大夫閒有竊用兵之權者矣而伯主之國則無之

以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公始晉文伯主而翟泉之盟使大夫盟王子虎齊桓之伯無此法也大夫自是交政於中國矣伐楚之役陽處父帥師出主名自是而後中國諸侯凡大會盟大征伐皆以大夫主之今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始專會也二年及晉陽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衛鄭人伐沈此始專征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二大夫專盟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始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內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陵遲至於雞澤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呂大圭或問文元年

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傳曰人

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而久假莫之歸其爲漸也甚矣臣子至於推刃君父是春秋所痛也竊其君之權是弒之漸也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至於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勢也春秋誅亂賊非止於弒君三十六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唐順之荆川集讀春秋篇○荆川說又見書人總論

○內大夫會盟諸侯

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禮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其所由來漸矣胡傳宣十四年會穀

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

于戚至叔仲彭生會郤缺承筐則大夫自爲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三國盟折而後公孫敖會盟垂隴至公子遂會趙盾盟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始專政汪克寬纂疏

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與諸侯盟自柔始有無駭之帥師然後有翬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有柔之盟然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貜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呂大圭或問卷六

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李廉會通

文元年

傳家以爲大夫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爲不可此亦傳家隨事爲說耳大

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強國行之則伉弱國行之則僭而末流之獘大夫因是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春秋不與也家鉉翁詳說桓十一年盟折中世以後大夫多自結於伯國魯季氏衞孫氏宋華氏皆結於晉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見疎於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又成元年盟赤棘禮卿不得會公侯大夫專會公侯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陸淳纂例引趙匡○以大夫盟諸侯此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呂大圭或問○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李廉會通

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左氏以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爲周大夫非也春秋內魯凡書會某者皆魯之君大夫也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爲魯人明矣

若是周大夫則當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於單伯也單伯當從公穀爲魯大夫（劉敞權衡李廉會通參見莊元年及本年）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胡氏張氏李氏說見書遂門○諸侯專相爲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明書以示譏（汪克寬纂疏引杜諤）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自隱公以來內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敖所以爲專會之始（呂大圭或問）○大夫會諸侯自柔始但盟折之後即繼以夫鍾親會未專委之大夫也此則專委之矣故垂隴之盟公亦不親往（朱朝瑛畧記）○內政自大夫出由公孫敖始外政自大夫出由陽處父始湨梁之盟則徧刺天下大夫（程端學本義引呂氏）○三家子孫僖之世未見其橫蓋僖所不咨也及文公之初已專盟會孟

孫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行父季友之孫也趙鵬飛經筌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

會三國矣李廉會通○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

非禮也桓文歿大夫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顧棟高晉政篇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汪說見盟書弗及門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於齊張洽集注○歸父父子

倚齊以專魯而齊樂其謟事屈君之尊而下同之員公之立歸

父兩如齊以奉其權故十一年同伐莒今又同穀之會趙鵬飛經筌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李廉會通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又會楚子于宋矣今臧孫以大夫盟伯主而不愧益無忌憚矣汪克寬纂疏○以散卿盟霸主不以為嫌政在大夫晉亦習而不察矣往者晉盟公于國中今乃出國而盟臧孫則晉霸益衰而急於得魯可知矣方苞直解

成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公不會在喪故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按許氏說是盟非大夫之專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傳杜注晉楚爭盟門○穀梁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政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夕之故哉胡傳○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是時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與之會魯君在晉而復會季氏與其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橫魯日益削家鉉翁詳說○重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意非不美然以是優諸侯政反出於大夫是時君弱臣强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御纂直解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陳傅良後傳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始也盟蔑盟趡君親與盟今公以夫人之喪使羯會盟然自是何忌盟汝州仇何忌盟句繹矣高閌集注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莊公卒未踰年而君出盟邾固非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與之盟又甚焉胡銓解○魯以大夫盟邾君素君臣之分邾隱公當喪出盟薄父子之親汪克寬纂疏○公至河乃復晉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輕邾也當昭公時祲祥之會猶未爾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伐國取地二卿又並

盟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强僭極矣 汪克寬纂疏

○公會盟外大夫

愚按舊說以經書內會盟外大夫之不目公者為諱公不書而於書公會公及者又以為不足諱或且以為目公示貶其說皆穿鑿惟高氏澍然謂春秋專政之卿會盟書名氏其大夫不以名見凡不目其人而直書及直書會者皆大夫而非公也書公者為公不書公者非公其說斬盡繁曲今從之但以經書公及公會者列入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非大夫敢盟公公與盟耳 陸淳微旨 ○入春秋與小國大夫盟者自魯隱始淏梁遍刺天下大夫而浮來已見其端 陳際泰五經讀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納讐人之子又屈諸侯之尊與大夫盟不貶而自見 叅叢纂趙 臣孫覺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諸侯有故大夫以君命受盟他國可也大夫奉君命與諸侯盟啟亂之道也其後列國政在大夫禍源於此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此爲外大夫會諸侯盟而書名之始著速之專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說見書曰諸侯畧辭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 十一國大夫 盟于蜀

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甚矣 季本私考 ○是盟諸國之君皆不至而公獨親行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公子會下齊於十一國之大夫而畧無諱焉二百四十年惟此一書何也是

年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奏凱而歸楚以救齊而來諸臣孰敢往者觀臧孫託辭可知獨有一孟獻子不與伐齊之役者爲請往賂之之謀不得已而公獨以公衡爲質親往行成聖人於此深惡魯之無臣以爲若有一臣見危致命當不危辱至此故一則曰公會再則曰公及亦可傷矣胡銓春秋解○楚師壓境責我之從晉伐齊宜嬰城固守以待晉援卽不得已而請成則四卿安在而煩幼主親出邪行父以私而背齊向晉四卿並出非公意也行父自危而不敢出故隱與仲叔謀而迫公親往公之往得毋危哉而行父不顧也春秋於公會公盟兩書不諱論者但以其背華卽楚以望國之君而下比荆蠻之大夫爲成公罪而不知聖人以罪行父也伐齊則四卿並出會楚大夫則幼主親行比書於冊不深切著明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楚以鞌之戰內侵故二

桓懼而以公試焉是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郲鄫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獨君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方苞通論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平既自替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會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君儕之諸大夫皆悖上下之義汪克寬纂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胡傳宣十五年會無婁

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文公以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內大夫及諸侯盟者皆大夫專政之漸而內外大夫無交相

盟會者交相盟會則天下之政在大夫矣翟泉一會鑄隙巳開晉魯二君俱怠於政晉以處父士縠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當諸侯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晉會二卿與諸侯講玉帛之好是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也至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郤缺之於承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之敵荀首扈之會季孫之敵郤犨柯之會叔孫之敵士匄則大夫敵大夫矣然不過兩國大夫也大夫猶未盜伯主之權也蓋自趙盾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之勢已向於大夫郤克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鞌之役以七大夫戰一齊侯一戰而勝伯在大夫晉大夫强而列國之大夫强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七卿俱盟而受盟者一國佐猶未有一大夫會盟列國之大夫也鍾離之會大夫始專列國之會而猶未專列國之盟至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自此諸侯始以盟

會授大夫矣邢邱之會魯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晉悼雖有五會三駕之績而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復奚望耶郤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罃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會溴梁列國會盟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尙謂晉有君乎雞澤書諸侯之大夫盟畀諸侯與大夫以伯也溴梁書大夫盟畀大夫奪伯主之伯也諸侯以伯權與大夫則大夫以伯權與夷狄宋之盟大勢所趨欲夷狄不奸伯主之權得乎城杞之役奴諸侯以事母家扈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以逐君父厥慭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成周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陳則通提綱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丙　卿專盟始此自是而有袁婁之盟溴梁諸侯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出矣其事自

衡雍之盟始也汪克寛纂疏○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扈是也皆權臣專行之事而衡雍爲造端李廉會通○翟泉列國大夫盟王臣也垂隴伯國大夫盟諸侯也至衡雍則大夫自相盟而兩國諸侯無與焉此仲遂趙盾所由弑逆而三家六卿之禍亦於是乎胚胎朱軾春秋鈔○晉會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汪克寛纂疏引任公輔○文公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所以釀禍張洽集注○左氏謂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爲此盟但經既書公會盟矣非後至可知傳不足信也蓋盾遂皆國之正卿假公以締私耳遂乘文公之怠結强援以專國故基殺嫡立庶之禍御纂直解○左氏非也如晉果來討非公往朝則卿往聘矣何爲趙盾出在鄭地以盟公子遂哉此爲大夫專盟之始

晉君新立晉欲得魯盾知魯政在遂名為約盟於遂以為晉得魯而亦結於遂以自固也遂知晉政在盾名為求盟於盾以為魯託晉而亦結於盾以自固也此盾遂所以弑君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大夫特相會之始

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筐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李廉會通

宣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諂事外臣也家鉉翁詳說○

前後經文無相關之事當以非國事私會之說為是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桓末年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而未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諸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而非征伐也今列國大夫敗齊侯又盟國佐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汪克寬纂疏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尤專恣之甚鄭玉闕疑○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卒以爲常汪克寬纂疏○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政在大夫也趙汸集傳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列國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

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衆會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而張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因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一仍其舊而不革也方苞直解

○鞌之戰大夫主兵而大有功遂爲大夫會伐書名之始鍾離之會諸侯不出而委大夫以通吳遂爲大夫衆會書名之始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舊史重其人而書之詳耳又

成十六年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汪克寬纂疏 ○季孫獲歸與郤犫盟晉政在大夫可知張洽集傳引石氏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襄三年夏同盟于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後至禮不敵諸侯故以大夫盟大夫禮之正也溴梁盟稱大夫文異杜預釋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與盟焉則袁僑實伉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禮安而分明此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書曰大夫盟責大夫之專可也此則諸侯盟而大夫繼盟書曰諸侯之大夫是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爲專趙鵬飛經筌○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諸侯皆在是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此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明矣劉敞意林○或者以此盟爲大夫私盟是不然槩之諸侯正非私盟君

命之盟也再書及陳袁僑盟此盟為陳袁僑之來非諸大夫自盟也袁僑必繫之陳盟為陳而盟非為袁僑盟也高閌集注○諸侯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曰大夫張也陳氏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盍無譏爾牛運震傳○穀梁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正矣按諸侯失正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大夫與之約束晉悼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春秋之世諸侯下從大夫大夫上伉諸侯悼公獨能別而盟之可謂賢矣然積習則生常人皆知大夫為可盟而莫知其禮樂自大夫出所以溴梁之會大夫自盟而不可以異者耳習聞而目習見也故君子常慎其始程端學或問○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

盟而陳侯至不再盟也今雞澤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何使大夫與盟乎大夫之專盟實兆於此是故雞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習相因勢所必至（萬斯大）

筆。事有以得而失者晉悼不欲屈諸侯盟大夫以為得尊卑之禮而忘乎以大夫盟大夫為開陵替之端也此宜以不盟為是而晉悼既喜得鄭又喜得陳急盟之使不我貳為此權宜之專致啟大夫之專（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諸家辨穀梁之說是也然此盟大夫雖未張而開陵替之端亦未嘗不由此兼其義乃備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見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四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見晉楚爭盟門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大夫盟

見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見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如此鄭玉闕疑引許翰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見大夫主會盟門書曰諸侯之大夫門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不待貶而罪見陸淳微旨○扈之會將納公士鞅取貨於季孫而不果今晉侯欲以師納公士鞅復使人私於意如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陳傅良後傳○呂大圭或問○晉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于季孫也其可哉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黃仲炎通說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伯國大夫主會盟主征伐見大夫將兵書帥師門

陳氏則通說見前門總論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政出於崔高衛政歸於孫甯諸侯之政無不在大夫矣此十世失政之時也孔子傷之作春秋自隱桓始隱桓至襄昭凡十世諸侯不得為政而大夫名氏悉見於春秋經意如此其明又恐人莫之省特於溴梁書大夫盟以見之孫覺經解　襄十六年

齊桓末年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晉景之世郤克與魯衛曹之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　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

盟陳袁僑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 汪克寬纂 疏成二年

垂隴之盟不以晉大夫書而書士縠名氏以為盟誓之權雖付之大夫而統其權者猶在晉君是世道之一變也雞澤之盟袁僑如會而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之盟不列書其名氏而總以諸侯之大夫為言雖若大夫已專盟誓之權而歸大夫於諸侯到大夫猶諸侯之臣也是世道之再變也迨溴梁之役諸侯不在大夫自盟上不列序大夫之名氏中不係大夫於諸侯以為為政皆天下之大夫而天下於是為無諸侯也是又世道之三變也 趙汸金鎖匙

垂隴之盟晉為伯主則晉主也春秋以士縠序諸侯之下者不以會盟之權予大夫伐許之役晉為伯主則亦為之主也春秋以荀偃序鄭伯之下者不以征伐之權予大夫 又

前此未有大夫盟會者也自處父始前此亦未有大夫出主諸侯盟

會者也自士穀始又

桓十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北杏之前未嘗有大夫羣會主斷於外者也猶惡曹以前未嘗有大夫羣盟主約於外者也二者皆首亂君臣之禮田常所以能刼君取國者非一日之積由君子之柄而資之勢也故有北杏之會而後有扈之會有惡曹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 劉敞意林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諸侯會同于王王盟諸國門之外方伯臨之正也大夫羣至于京師盟王城之外王人會之非正也 張大亨通訓 ○洮之盟諸侯與王人盟已非矣未若翟泉近在王都之側而諸侯大夫敢抗天子之卿以歃血要言不臣甚矣王子虎下與諸侯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 李明復集義引程氏學 ○列國大夫上抗天子之卿而盟大夫

之犯上也天子之卿下齒列國大夫而盟王臣之瀆禮也諸侯
與王人盟猶不可況大夫乎洮盟遠於王都猶曰不可況翟泉
乎又引謝湜 ○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黃仲炎通說 ○此晉初以
大夫盟王子也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
也陳傅良後傳 ○文公末年功成志怠有不復重勞諸侯之意翟泉
之役始使大夫不知鏬隙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強自此盟始卽
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于匽之盟諸侯皆往盾
實尊之至新城之盟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同盟矣陳則通提綱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序
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說於宋不以大夫主盟陳傅
良後傳 ○伯者之大夫盟自翟泉始至此則大夫主諸侯矣禮樂

征伐自大夫出矣程端學或問○翟泉以列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也諸侯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伯主輕諸侯也陳際泰五經讀○此伯國大夫會盟以名見之始方苞直解○此外大夫會盟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筐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伯國之大夫而已列序諸國之大夫無有也至成十五年會鍾離則諸國大夫皆列序焉大夫漸張皆史書之亦漸詳非春秋筆削所寓也葉酉究遺說本方氏○此晉大夫盟諸侯書名之始即外大夫會諸侯盟而書名之始前此有外大夫與諸侯之盟者矣不名而人之者大夫未專政也前此有大夫與諸侯之盟而書名者矣非天下諸侯之公會公盟也晉以士縠主諸侯之盟是晉之輕諸侯而委權於大夫也是士縠之

抗諸侯而專國政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晉襄紹霸業而求諸侯乃以大夫出會宜諸侯之不從趙鵬飛經筌○存耕趙氏曰晉襄繼伯使士穀尸其盟開後世不可救之禍左氏謂書士穀堪其事不亦誣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杜注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其事故書愚按士穀必是晉卿炎氏謂既命之卿例書名不論堪與不堪是也司空或其兼官葢以卿而下領司空之職耳朱鶴齡讀左日鈔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趙盾秉政始會盟諸侯也前此垂隴之會序諸侯而猶別士穀於其末今八國之君皆在而趙盾以晉卿而主盟僭也春秋所以不序諸侯而曰公會諸侯晉大夫者抑趙盾之僭也家鉉翁詳說○胡氏方氏高氏說見書曰諸侯畧辟門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

新城

晉爲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趙盾叙曹伯下垂隴之盟晉士縠會諸侯盟新城之盟晉趙盾會諸侯盟晉國政出大夫可知也士縠會諸侯盟其後晉殺士縠趙盾會諸侯盟其後趙盾弑其君大夫專權未有不爲患者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幽之同同授諸侯於諸侯也新城之同同授諸侯於大夫也汪克寬纂疏引項安世○黃說見大夫主盟序諸侯之下門張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諸侯不盟於方岳之下而同盟猶以爲僭況大夫乎新城列盾於諸侯下以爲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直用之尤僭趙鵬飛經筌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

國佐盟于袁婁

汪說見前總論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外會諸卿始於此高閌集注○方氏說見前門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戚謀鄭而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君不出而使大夫先儒以為大夫專政自悼公始者責之是已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是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還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陳傅良後傳汪克寬纂疏○士匄舂會列國大夫會吳荀偃夏會列國大夫伐秦晉委任大夫益重而列國之權皆大夫專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齊宋衛稱人非卿也慢也魯使二卿過也過猶不及均非禮也悼公政尙寬簡其流弊使列國大夫專擅邦交以意爲輕重朱軾春秋鈔

又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諸國皆卿明皆林父之儔也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高閌張洽集注○餘見晉楚爭盟門○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政在大夫不可反矣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一年之間大夫三會習見其事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戴溪講義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大夫盟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賈服本穀梁說不曰諸侯之大夫者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孔疏○書大夫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前年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會伐秦十三國之大夫也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三會皆國之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豈一朝夕之故哉胡傳○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陳傅良後傳○君

在而大夫盟則諸侯之政自此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汪克寬纂疏引盧仝○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又引項安世○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移於六卿魯權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華陳權歸二慶權既下移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平公承悼公之烈可以有爲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其後杞之城宋之盟皆出於大夫其失權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趙鵬飛經筌○雞澤之盟晉伯方盛統其權者猶在諸侯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以大夫歸之諸侯以諸侯爲猶能統其權也溴梁之盟晉伯已衰盟誓之權付諸大夫而諸

侯失政書曰大夫盟不以大夫歸之諸侯以諸侯無以統其權也趙汸金鎖匙○春秋書大夫皆有所繫救徐之役諸侯次匡而遣大夫帥師大夫實受諸侯之命故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大夫又受命盟袁僑故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若受命而盟則宜書晉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是大夫自相與盟非君命矣故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諸侯失政而大夫無諸侯也日講解義○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遽敢無君乎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為盟君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

均難辭咎也御纂直解○此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皆云權移於大夫是也蓋經書大夫而不係於諸侯與牡邱雞澤不同則君若贅旒而大夫之不臣可知矣彙纂集說○夫盟者惟恐其不信而盟以信之也諸侯信則大夫不敢不信矣至於政在大夫則諸侯信而大夫或有不信故有諸侯盟而大夫渝之於是諸侯不必盟而使大夫盟矣大夫盟則大夫信大夫信則大夫守之諸侯不得而渝之也故自此以前有大夫盟者而政在諸侯皆以諸侯之命盟而大夫之盟為文而已自此以後仍諸侯盟焉如以大夫之命盟而諸侯之盟為文而已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左傳及杜注孔疏曲為晉解釋云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彙纂亦並存其說然經於敘列諸侯下特著大夫盟三字不是無意自後平公失伯列國之大夫擅權皆自此啟則公穀之說精矣合之

趙子之論則左氏尤不必泥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左氏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齊高厚歌詩不類荀偃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孔疏荀偃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高厚君使之盟非自專也高厚既已逃歸恐魯國有貳心故遂自共盟以一其志○湨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爲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河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爲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爲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戊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今俱畧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牛運震傳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弭兵之功虛大夫專盟之罪大溴梁是諸侯之怠非大夫之專

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戴溪講義○餘見書日諸侯之大夫門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見晉楚爭盟門會盟書所爲門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魯之季孫氏晉之韓氏齊之國氏宋之華氏衛之北宮氏鄭之罕氏皆國之世卿非大夫而無權者也君之命由其出國之兵柄在其手旣會厥慭以謀救蔡而不能救春秋所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氏以名諸大夫爲罪其不能救蔡則誤也罪不貶而自見非以書名爲貶成襄以後政在大夫故皆稱名此張氏之言已入書人門總論此處偶誤與彼矛盾今從刪節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陳傅良後傳○城成周似亦不必諸侯躬親薛氏重貶大夫誠爲已甚廬陵李氏之說得之若范獻子以雖有後事吾勿與知爲可是其事特苟且塞責而已吳浩叅梁義疑

補

伯國大夫主會盟論

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在列而使士縠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由是大夫皆得以名氏書矣劉基誠意伯集

自晉士縠盟垂隴以前雖霸國之大夫不以名見也繼而內大夫與霸國大夫離會以名見繼而齊宋衛之大夫衆會以名見繼而鄭大夫亦以名見至此而諸侯之大夫盡以名見其稱人者獨微國耳大

夫益張列國之大防盡潰矣襄二十七年

日講解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目錄

王臣與盟不與盟　士不書王子虎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世子不當抗諸侯辨

内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内卿從公出不書有故則書之

外臣奉命之事常書人變例則書君

錢唐張應昌學

○內盟書及書會 內爲主外爲主辨 遇書及同

愚按公穀之例以盟書及爲內志書會爲外志程子亦曰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孫氏覺亦曰及者以內及外因此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於內之主言公及某於外之主不可言某及公故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宋元諸儒多從其說其實非也傳例又以內志之及爲汲汲求盟亦非也辨見下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 隱元年孔疏○按孔疏此條下又引文七年盟扈傳言公後至而經書公會又疑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今攷彼傳本與經文相戾辨見另門不必疑也

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御纂直解隱元年）

及者何與也內為志外為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也（牛運震傳同上）

內主外主公穀程子所釋多未協愚謂先會後盟稱會弗會而遂盟則稱及皆史文之宜非義例（徐庭垣管窺）

盟非聖人所貴然王綱解紐諸侯攜貳為會為盟猶有講信修睦之意聖人非惡盟惡屢盟長亂耳隱公即位而好於邾通於宋皆親鄰美事與盟戎不同春秋惡得譏之傳例曰汲汲以求盟惡隱公之私也夫及者語辭如穀梁之說則序尊卑別內外也春秋尊內抑外可言公及邾宋不可言邾宋及公按之二百四十二年書法皆同近人章清臣云聖人作春秋只書一句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陳遷鶴紀疑）

及者公羊曰我欲之穀梁曰內為志非也史氏之文耳春秋公與諸侯特相盟書及者四受伯主盟書及者三王臣諸侯會而盟書及者

一桓元年及鄭伯盟越上有會鄭伯于垂之文也文三年及晉侯盟十三年及晉侯盟襄三年及晉侯盟長樗上有公如晉之文也文十七年及齊侯盟穀上有齊侯伐我西鄙之文也定四年及諸侯盟臯鼬上有會召陵侵楚之文也惟隱及邾儀父盟蔑閔及齊侯盟落姑則上無所承史氏於此而獨有異文夫子於此而獨有異義哉如諸儒說則我欲人欲內志外志但取義於書及書會而不合者多矣且有汲汲之盟亦當有汲汲之會春秋有及盟而無及會無及會而有及遇三遇皆書及者葢兩相及之詞豈三書及遇皆我欲之而内爲志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此辨甚通書會書及有行會禮不行會禮之别亦是史文之宜非義例諸儒互駁皆據傳文傳事各殊故多不合

愚又按公與伯主盟書及者四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三年十三年兩書公如晉公及晉侯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也

趙氏汸謂稱及者從受盟例也避外辭也外辭者特相盟外為志曰會也趙氏之意以伯令乃外志而書曰及故曲生義此亦泥於例而為說也凡盟不先行會禮者書及落姑之盟不行會禮如晉及晉侯盟則因朝而盟其不行會禮可知也

愚又按盟書及會內主外主之例已鑿至於公與諸侯相會全經皆一例書公會某於某並無書及某會于某者而穀梁傳於隱二年會潛九年會防亦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後儒亦皆仍其說尤誤也程積齋三傳辨疑於穀梁隱九年辨之曰外為主之義可施之於公會某侯盟于某公會某侯伐某今公會諸侯若以外為主為說則內為主者將書公及齊侯于防乎所駁誠是也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

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遠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爲事出

不專汲汲而已劉敞權衡

又　秋及宋人盟于宿

隱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按顧氏棟高云書及責在內高抑崇所謂深罪中國而不罪夷

狄也愚謂罪中國之旨言外自見不在書及若文八年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書會不書及豈不罪中國乎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非也若外爲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

淸乎劉敞權衡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設若外爲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劉敞權衡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賢而弃陳齊侯盟而復之書曰盟于落姑齊侯之志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是時閔公幼慶父專夫人爲內主則未知其孰請之也牛運震傳○按此解甚明可知書及不得以內主爲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文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襄三年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以上內君大夫出盟書及

隱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當從公穀作紀

又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又　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又　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公穀作及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等同盟于幽

莊二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等同盟于幽

僖七年秋公會齊侯等盟于甯毋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等盟于洮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丘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等盟于齊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等盟于踐土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等盟于翟泉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等盟于垂隴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等同盟于新城

宣十七年夏公會晉侯等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冬、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蟲牢

成九年秋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蒲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等同盟于戚

成十八年冬仲孫蔑會晉侯等同盟于虛朾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等同盟于雞澤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又　夏公會晉侯等盟于澶淵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

以上內君大夫出盟書會先會救會伐而後盟者不列於此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十七國于召陵侵楚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臯鼬之盟著晉之不復能主盟故書公及 汪克寬纂疏 ○伯者之盟先會後盟或書諸侯盟于某葵邱是也所謂先目後凡 或書同盟于某平邱是也是會劉子之志晉不復主盟而劉子復不與盟故稱公及諸侯盟以別於有伯之盟也 參趙汸屬辭 ○自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臯鼬之盟始書及天下無伯而諸侯始散也 陳則通提綱卷八 ○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晉主之也是故書及自是有特相盟無諸侯會同 陳傅良後傳 ○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臯鼬之盟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

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邱會盟殊地之例可也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公之求為此盟也汪克寬纂疏○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惟平邱之會公親之而季孫伉公不得與盟迨居於鄆得一與齊侯盟鄟陵季氏不知也定公新立而得與諸侯之盟春秋特書公及諸侯盟幸公之復得及盟也趙鵬飛經筌○會不言公而盟書公會後至辭也會先有公而盟更書公及內志辭也蓋公受國於季氏如晉見郤以得與盟為幸故筆之以徵內志從何氏休說否則直書諸侯不言公及矣書公及特文也此與成二年盟蜀書公及又異彼於法不得凡舉此則宜凡舉諸侯而書公及故為特文高尚然釋經○再舉公者先儒謂定公受國於意如因會而請盟以定其位故再書公

其說非也既與於會其位固已定矣復何藉於盟乎按春秋書會于某地之會與盟對言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軍旅之際禮無兼舉故有先書會于某地後書伐某國者如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是也有先書伐某國後書會于某地者如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然皆會而不盟盟則皆書在侵伐後如成七年書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十七年伐鄭八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襄九年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十一年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十八年冬同圍齊十九年春王正月同盟于祝柯是也然皆盟而不會從未有先書會于某地繼書侵某國又書盟于某地如召陵舉會盟二禮並行於侵楚之前後者逼春秋惟此一見其所以會而又盟者傳稱會于召陵謀伐楚也當其會時意本在於伐楚乃荀寅求貨楚不果伐僅遣

偏師掠境於是始以伐召諸侯者不得不變而爲盟蓋楚不果伐則召陵爲虛會不可以示諸侯故假此盟以實之一若其本意原欲與諸侯盟非欲爲蔡報怨而會者故於盟再書公及以別異之蓋始以伐召諸侯倏變而爲盟故春秋特著其爲兩事而傷晉之無能爲徒爲此紛紛也豈以公請盟云爾乎觀下文接書楚人圍蔡晉伐鮮虞蔡以吳戰柏舉比事屬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葉酉究遺○愚按此條諸說不同惟葉氏最得之

○會而後盟者盟書及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十一國盟于蜀

蒙會于蜀文言及也趙汸屬辭○書及者繼會而盟之辭蓋前後並書公會於辭不順且離爲二役事亦不實也高澍然釋經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七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八國大夫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兩書及諸侯之大夫皆蒙上文也別盟後至者稱及以及趙汸屬辭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成二年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如師與屈完如師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袁婁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仗義伐楚不待加兵而服書來盟楚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諸國大夫含憤積怨非有鋤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畒以蘄同

會而後盟者盟書及

叔子爲質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從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胡傳○齊桓伸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直畏晉强而請盟爾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張洽集注○召陵之師齊桓以不戰服楚退師而與盟鞌之戰郤克極兵力所至去國都五十里將及城而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書來盟及盟深切著明矣家鉉翁詳說○書屈完來盟屈完之意也書及國佐盟四國之欲也退於召陵齊桓不敢以臨楚盟屈完也進於袁婁郤克必欲以逼齊盟國佐也齊桓爲有

禮而四國爲忿矣呂大圭或問○屈完服義而受盟完請之也故書來盟國佐納賂以求息師不可則再戰未嘗請盟也故書如師召陵不書及楚屈完以九國之君下盟楚大夫故變文以見義也袁婁以大夫盟大夫則直書其事而已方苞直解○屈完來盟來者自外而來也來盟者著其來之意本爲盟也國佐如師齊侯使之以請諸大夫之欲也兩言既成而後盟也故召陵之盟楚之受盟於諸侯袁婁之盟晉之盟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言來盟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汲汲追及而盟之也牛運震傳○愚按方氏張氏牛氏之義爲正

○內盟不日其人而書及稱及爲微者辨　諱公盟大夫辨　不言公抑大夫之伉辨　斥言公譏詞　不書公諱詞辨

舊說内稱及外稱人皆微者隱元年公穀胡傳○公與大夫盟内斥言公外大夫稱人惡在公也公及莒人盟浮來公及楚人等盟蜀是也内不言公外大夫書名氏惡在大夫也及齊高傒盟防及晉處父盟是也孫復尊王發微隱八○公與强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强國之無道加也與小國之大夫盟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家鉉翁詳說同上○以大夫之卑抗諸侯之尊大夫之罪也則書大夫之名以正其罪而沒我公之號示不與大夫之得儕及齊高傒盟防是也以諸侯之尊求與大夫盟公之罪也則書公及以著其失沒大夫之名以人書之託於微者之稱不與大夫之敵諸侯盟蜀是也我公有罪而大夫無嫌則變例書之既書公又書大夫而不名公及齊大夫盟蔇是也孫覺經解莊九年○内及盟不書君大夫者有九盟宿宋以微者來輕公故諱公齊高傒盟防文姜方葬公喪中圖婚故諱公處父盟公受晉之辱故諱公蘇子盟

女栗天王立而與諸侯盟卑甚矣故諱公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至會受盟以國與之不必書公故皆不書公卓爾康辨義襄元年敘辨盟浮來書公則知盟者非諱公矣以爲微國大夫無嫌則蔑之盟齊豈微國乎何以日公曰譏公之釋怨親仇也則防之盟非親仇乎何以不沒公又曰譏公之始求婚於仇也夫同一莊公同一仇國同一盟大夫忽而斥公忽而沒公何所取義乎是知書公者爲公只書及者非公兩言決之矣奚辭費爲哉高澍然釋經隱八年○內臣以名列會盟者皆卿也大夫不以名見故統於國不目其人而直書及又隱元年○詳見春秋之初大夫書人門盟宿條下○先儒本左氏卿不會公侯之說而以公與大夫盟爲諱以全經例之殊未然成公盟蜀以楚大夫主盟而不諱而況中國大夫乎經於公之盟外大夫皆不諱公如隱入盟浮來莊九盟蔇然則及高傒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盟何以不

書公曰公與外大夫盟與境內者皆不書公非諱公與大夫盟也外盟則書之內盟則諱之無是例也應撝謙集解○按此說與高氏說別而亦是一義並存之○魯與外人會盟而沒其主名者其人敵也士與士卿大夫與卿大夫是之謂敵士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君是之謂非敵會盟敵道也下不敵上臣不敵君正也士敵卿大夫伉也臣敵君悖也臧宣叔曰大國上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亞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古之制也張大亨通訓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舊說 案左云公立而求成似公自盟趙氏匡劉氏敞以下皆主之胡傳從公穀謂內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梁纂宋○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次國之君又趙匡劉敞

駁論 高張說見春秋初大夫書人門○公羊穀及之內之微者也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舊說 公羊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不言公高傒伉也○高傒上卿詹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諱公與讐爲昏也 程子經說○其餘諸說均相同 ○魯請昏而齊先以高傒盟公不書公譏也杜氏以稱及爲內微者當齊桓創霸其貴卿何事與魯微者盟亦豈有魯微者得盟伯國之事 趙汸屬辭

駁辨 非親盟故書及或謂諱與大夫盟不書公按公盟大夫未嘗不書如盟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諱 朱睦㮮諸儒傳辨疑 ○諸儒以爲諱公與齊大夫盟不書公然春秋君盟大夫大夫盟君習以爲常何必諱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此齊託盟請昏於魯魯以大夫與盟故不目其人非諱公也蓋桓欲致魯而難之因而請昏因而期

盟而齊以卿來魯以大夫往者魯尙未欲好齊也而是盟後數數如齊以色動也何以知非魯求昏盟於魯地乃齊就魯非魯就齊也然則何以書及初爲齊志結昏之成則內志也高澍然釋經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舊說左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杜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以直厭不直也○諱不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也適晉不書諱耻也胡傳

駁辨凡公如他國至河而復且書之不見公且書之何獨於此諱之不書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喪中加晉來討我亦有辭何必遽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別有以責之不必使大夫與盟以耻之也此皆左氏妄爲之辭程端學三傳辨疑○朝而被辱者有矣

喪之如楚而見留昭之如晉而不納皆未嘗諱也與大夫盟者亦有矣隱之盟莒人莊之盟齊大夫亦未嘗諱公而不書也此疑有闕文 朱朝瑛畧記 ○三傳義同諸儒未有易其說者晉果怒魯公既背喪往朝矣晉怒顧不可釋耶且公果如晉晉果以處父盟公觀前則公孫敖會晉侯後則公子遂盟齊侯臧孫許盟晉侯則大夫之盟諸侯亦春秋之常何爲恥公哉若云在其國都爲恥何以不書如晉若云不書適晉爲諱則何不并及盟而創之耶 張自超宗朱辨義 ○程氏以書及爲微者及之則正不然齊晉大夫魯固未必敢以微者盟之而如及荀庚郤犨林父之盟則又決知其非皆微者也 又 ○此內大夫特盟於外都也不言某如晉涖盟者非卿不名故只書及與會葬只書葬同三傳並云公如晉晉處父伉公故没公果爾宜從成十年晉强公送葬

沒葬不書但書公如晉例沒是盟而書公如晉矣且攷魯君如齊晉並在喪畢後宣在四年文成襄定在三年昭雖值二年冬而襄甍於六月亦已除喪則知喪未畢不朝也不朝安得盟晉都則知爲大夫涖盟文也處父不氏闕也高澍然釋經

文十年夏及蘇子盟于女栗

書說不書公諱與王臣盟陸淳纂例引趙匡 ○蘇子之來王使之也不書使而書及爲王諱也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辱也故諱而書及及者我所欲也若魯及之耳不書公爲公諱也公不能恪共臣職朝於京師而乃與王臣盟罪也故亦諱也金賢記愚 ○公盟王臣則諱此與翟泉皆不書公使若微者受盟也諸侯事天子待盟而後信非所以示天下也趙汸屬辭

說不書孰及內大夫與盟達例高澍然釋經 ○孰及之蓋大夫也大

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没公也公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郝敬行說略○不書公闕文也說者以爲諱之諱公而不諱盟讀之者未知其爲君乎爲大夫乎適以甚魯之罪也且莊公之伐衛納朔明抗王命未嘗諱公何獨諱此朱朝瑛略記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

成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及郤犨盟

襄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及孫林父盟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盟于劉

舊說不言公抑大夫之伉也胡傳○公與大夫盟雖來涖盟猶諱之大夫終不可以盟諸侯也趙汸集傳

駁辨內不書與盟之人而但言及何也凡來盟內不書與盟者涖盟不書其人以國與之也來聘而盟事與來盟類不書與盟者則不得不但言及也方苞直解○盟在國都之內不書公以書內事故也與內大夫出聘不書公使義同葉酉究遺○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爲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自長勺乘邱以來齊魯不和至是齊桓欲親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齊爲盟主故不與之盟於國特與之盟于防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則是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國之好故謹而書於策宋爲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膰焉亦以敬禮盟主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惠士奇春秋說

○會外盟不書公與大夫者辨　諱不書辨　不書以著疑辨　以爲微

凡接會外盟不書公與大夫者三先儒皆以爲諱其說不可通於他處書君大夫者固失之鑿方望溪駁之是矣而以爲皆特文以發疑亦未必然顧氏棟高本前人說以爲皆闕文得之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爲諱不知此經文偶闕耳國惡莫大於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如莒此而不諱何獨諱此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等 八國諸侯同盟于幽 公羊有公字

左穀不書公闕文也程子曰齊桓始霸魯首叛盟諱不稱公惡失信也 胡傳從之 以鄭詹逃來故也然詹之來齊人亦不責魯之容詹未爲叛盟也僖元年八月公與邾同會於檉九月公敗邾師於偃明係叛盟經不諱公則此從公羊經爲是 胡銓春秋解 ○鄭既一意從齊而魯公亦往會會者公也當從公羊以省繁言曲說 焦袁熹闕如編 ○齊氏履謙亦以爲左氏春秋之闕文顧氏從之見

闕文門○又按穀梁云不書公以著疑其意謂諸侯以魯與齊讐疑之故去公以見之尤爲曲說趙氏汸謂魯以微者行亦非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有公字

駁辨舊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顧氏說見闕文門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等六國大夫盟于翟泉 公穀有公字

駁辨舊說同上○顧氏說見闕文門

○內大夫出使非卿皆不書其人

大夫出使位賤不合書名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 孔穎達左傳疏隱三年葬宋穆公 ○愚按此說與上兩門相通故附於後

盟書及會見上

葬某公 自隱三年起 見外諸侯卒葬門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　罪爲主書及辨　外之殊之書及辨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左衛人侵狄狄請平故盟○愚按胡傳曰再書衛人而稱及罪衛也盟已衰世之事況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家氏詳說汪氏纂疏亦云書及衛所欲也再書衛人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衛也說皆鑿惟高說是○不書地盟於狄都也惟盟於狄都故不列序而言及耳高渤然釋經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書及晉爲主而姜戎聽役也方苞直解○愚按杜注不同陳故言及方說勝之趙氏汸云不使夷狄與諸侯序也若師與大夫則不言及猶仍舊說以晉人爲晉侯之誤其說亦非或又謂並有怨則不言及戎與秦無怨惟晉命是從故書及亦不確霸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豈皆並有怨哉或又曰稱及並有功也晉衛不其上戎亢其下非戎則晉雖角之而無犄之者矣是亦以傳文為說者皆不若方說之合史法杜注不同陳之說劉氏權衡辨之

按外盟夷狄會其師不書及者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則盟於他國與衛之盟於狄都異故書法異以此知高氏說是也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按傳皆二國並主兵與晉主發師事異故書法異以此知方氏說是也再據宣八年傳會晉伐秦白狄為主而稱先晉與邢狄伐衛秦狄伐晉書法同此即內中國外夷狄之義而非如胡文定趙東山殊之外之之云也胡趙說云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諸侯會夷狄曰會之會其師曰及殊之不使夷狄之君與諸侯序也師與大夫不殊則不言及

○會盟征伐首王臣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等六國盟于洮

公羊王人曷爲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書公及齊侯而殊會王世子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邱翟泉柯陵雞澤平邱書法皆同 汪克寬纂疏 ○按先儒以王人爲微者下士辨見書王臣門故從刪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齊人等盟于翟泉

義俱見上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爲兵主先尹單尊王命也杜注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伐鄭同盟于柯陵

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等伐鄭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于雞澤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平邱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自僖五年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有逃於齊桓二伯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克服強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莫或忤矣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假尊周之名而實以伉已也程公說分紀禮樂書○晉悼初伯單子同盟雞澤以諸侯未一姑假王臣爲重也自是會盟無王人者四十年其後晉衰楚盛中國厭厭又屈劉子於會以

繫諸侯之心時當楚亂正晉復伯之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王人在前諸侯在後以此衆進師出有名楚可氣厭而義傾也惜哉洪咨夔春秋說

○尊王世子不同盟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塊然受諸侯之尊己是不子也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不能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

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殊會太子鄭尊之也稱諸侯世子不盟也齊桓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杜注○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汪克寬纂疏引盧仝○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上而同盟王人微者無嫌也于葵邱序周公於諸侯上而不敢同盟是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首止不但不同盟而殊會世子焉桓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晉厲之伉也春秋是以予桓陳傅良後傳○又見殊會門

○王臣與盟不與盟踐土不書王子虎辨

王臣與會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邱皋鼬是也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邱是也李廉會通

僖五年

盟首止

釋例曰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僖二十八年盟踐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宣七年盟黑壤傳稱王叔桓公臨之杜皆云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尊卑之别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尊卑平公不與會故不書此三者王臣不與盟正也若天子初立命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蓋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與盟不譏也如僖八年王人盟洮定襄王之位襄三年單子盟雞澤以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是也若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諸侯新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瀆大典矣凡王臣與會盟譏不譏皆從此例 孔疏僖八年

周禮天子巡守則有方嶽之盟不巡守則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夫盟以結信非

所以施於尊者也 趙汸屬辭

周鄭交質盟之漸也盟爲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侯有疑內史掌其盟司寇涖其約此王室所以時諸侯也諸侯何疑於王室而敢與盟哉王臣下盟者五其一在齊其四在晉吾觀僖八年盟洮之舉歎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盟洮非得已也東宮危在旦夕故誤是盟王位定則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使齊桓欲陵宗周雖屈周公於葵邱之盟矣患不從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齊所以定王室之心既不憚於召天王又何憚於盟王子後此王臣下盟有書同者矣有王室之故而盟王臣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臣事之變也故曰齊桓不幸首是盟也其後單子會盟黃池不書春秋終不與王臣下盟之意也 陳則通提綱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伯諸侯雖强亦不

敢伉王室也至小白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考二伯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强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其實尊已也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與王室託於大義猶可言也至葵邱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則其傲易之心已甚於前晉文襲其跡侈其惡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翟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夫敵之也至晉則以臣召君以大夫敵王人威勢直與天子等其無君之罪尤甚於小白也馴致成襄之後晉更會王人以從侵伐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强伉禮奸義已極也沈棐比事

王臣與盟不與盟

王臣之與會盟自齊桓晉文始首止之會以戴王世子洮之盟以謀王室葵邱之會以明王禁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皆正也翟泉之盟則異是矣王室有故告於諸侯而王臣與盟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王室無故霸勢方張而於畿內盟王臣使陪臣主衆會則上逼也涖明王禁書會宰周公可也盟於王所而書會王子虎不可也（方苞通論）

陳止齋說見前門尊王世子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六國諸侯世子）盟于洮

義見總論及會盟首王人門○周禮邦國有疑則爲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受盟也春秋王室就盟下國見列國之專王室之弱（程端學本義引杜諤）○王臣與列國同盟諸侯之伉也而於是盟則無譏蓋襄王告難于齊本欲藉侯伯之權以鎮撫王室桓公大合諸侯同心翊戴而推王人以涖斯盟俾以微者而列公侯之

上則子帶之黨不覺震懾而輯其邪心矣此桓公之以大義行權而不悖乎經也 日講解義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六國諸侯 于葵邱秋諸侯盟于葵邱

義見總論○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職任重矣而不歃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比矣 胡傳 ○宰孔先歸不與盟 杜注 ○盟稱諸侯明周公之不與盟不與盟禮也 陸淳微旨 ○桓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約束也晉文以後非桓比矣 汪克寬纂疏 ○洮之盟必以王人涖之然後可以遏亂謀葵邱之盟必不敢與宰周公偕然後可以著臣節 方苞直解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 七國諸侯 盟于踐土

杜氏釋例說見總論○王子虎實盟諸侯其不書何凡王人涖

盟不書（據宣七年王叔桓公）涖伐不書（據文三年王叔桓公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陳傅良後傳）○劉氏曰左氏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今案經無子虎其所言作王官及王子虎要王之事皆虛也愚謂春秋書變不書常所以傷世教之衰也若晉文果致天子及王子虎盟於王庭聖人當直書其事以示義可也安得使後世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之意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愚按趙東山本陳止齋據傳謂王子虎與盟駁杜氏未見明確程積齋則直以傳為妄謹按 日講解義宗杜義謂虎雖涖盟而不與歃故不書也仍當從杜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六國大夫盟于翟泉

義見總論○又見書人門伯國大夫主會盟門○當時周室雖微猶託於諸侯之上今王人下盟列國汲汲若恐失之自此以後王室與諸侯遂為等夷之國（賀仲軾歸義）○此晉初以大夫盟王

人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

葢自是而晉文之志荒矣（牛運震傳）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

義見總論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六國）伐鄭同盟于柯陵

義見總論 ○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陸淳纂例）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王人亦未有書二卿者也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去年王官出（尹子會伐鄭）今年卿士盟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罪（彙纂高閌薛季宣張洽） ○前此屈天子之卿爲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爲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甚矣（戴溪講義）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七國諸侯）同盟于雞澤

義見總論○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大亂之道也胡傳○靈王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杜注○案諸侯敢盟天子之臣故胡傳以爲直書罪見而杜氏以爲無譏蓋是時悼公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長樗刿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而來盟或當如杜說也今並存之彙纂案○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邱異矣故書單子諸侯同盟雞澤譏其儕王官於諸侯張洽集注○齊桓始假王人爲重故首止葵邱會王人而不敢同盟世變日降晉厲之世王人同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習俗既成雖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可爲世變歎爾黃震日鈔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等十二國諸侯于平邱同盟于平邱

義見總論又見同盟門○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也譏也陸淳纂例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夏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義見總論 ○劉子不與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家鉉翁詳說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云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

義見總論 ○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陳傅良後傳 ○吳晉敵體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 陸淳辨疑引趙匡 ○顧氏說見吳晉爭盟門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世子不當抗諸侯辨

周禮諸侯適子誓於天子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此諸侯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也未誓者未告天子也曹世子未誓故賓之以上卿齊光亦未誓晉特進之在滕薛上此霸主之令鄫既屬魯其君比附庸故世子比魯大夫如晉不書及 杜預釋例

書世子朝會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鄫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　雞澤會戚會柤救陳四伐鄭宋佐會申是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鄫巫亞於魯大夫屈辱尤甚焉　汪克寬纂疏桓九年

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宜也　吳澂纂言成十五年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繼子男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殆於朝聘會盟征伐天子之命是以其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强令以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之粢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之他乎

使蔡般許止有欲速之志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强大恥爲晉役嘗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世子光實來然盟戲以前猶尾於諸侯至戊虎牢盟亳北會蕭魚胡爲躐寘諸小國之上齊桓之會陳欵鄭華不聞至此世子既同於諸侯則齊君將置之何所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焉 陳則通提綱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禮謂世子攝其君爲急王命也至於相朝非急會矣今曹不朝會未爲有闕而使世子攝朝非禮 李昉等太平御覽百四十七引穀梁注 ○此來非存亡安危所係父命可辭也父疾已革而子朝於鄰邦其不憂親之疾可見 家鉉翁詳說 ○世子有父則子也有君則臣也爲臣子而僭君父之禮射姑之罪也曹伯使之曹伯之罪也 張甕經解 ○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

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卽不然按周禮典命職所云已誓未誓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槩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盍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於天子而不可行於諸侯誤矣毛奇齡傳 ○諸儒謂世子不能抗諸侯之禮是未讀諸侯典命職矣胡氏謂世子攝君但可行於天子不可行於諸侯相朝又大謬禮有明文謂春秋譏之

蓋亦未審也徐卓經義 ○餘見諸侯來朝門 未詳說

僖七年秋盟甯母陳世子欵鄭世子華序諸侯之下

彙纂案見齊楚爭盟門○齊伐鄭未已鄭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受盟孫復尊王發微○陳欵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子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葉夢得傳

僖八年春盟洮陳世子欵同上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衛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宋世子成序諸侯之下大夫之上

義見上○三月世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也汪克寬纂疏○君父有疾而世子出於天理言之則不孝以國事言之亦當虞其變亂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

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晉魯俱失正矣陸淳微旨○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覿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盍參議之汪克寬纂疏引王葆○鄫果苦莒而欲請於晉以屬魯則鄫子之事也鄫子安在而如晉使世子會戚又使大夫邪或世子有不安而求託於魯是世子之私也魯受世子之屬而請晉以定世子是魯之私也晉不以大義示鄫君臣又不以大義示鄫父子而受魯君臣挾世子之朝是晉之私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又見書如門偕行不書及門

又　秋會戚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吳人鄫人之前

又　冬會救陳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

襄九年冬伐鄭盟戲　同上

襄十年春會柤　同上

又　秋伐鄭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

見序諸侯升降門○齊光始與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繼乃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又躋之曹伯莒子之間則誓於天子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自諸侯出者趙汸集傳

襄十一年夏伐鄭盟亳北齊世子光序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

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薛上已爲僭矣比會又在邾莒上於是爲甚見世子益驕而主會者亦莫能制高閌集注

又　秋伐鄭會蕭魚　同上

昭四年夏會于申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

宋世子在小邾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光同　程端學本義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春秋以來大夫帥師者有矣未有四卿帥師者也四卿帥師自成二年鞌之戰始大夫列會者有矣未有二卿列會者也二卿列會自襄十四年向之會始春秋之法將稱元帥使舉上客而二卿列會四卿帥師所以著大夫之張也　趙汸金鎖匙

外兵則將惟書元帥如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不書荀偃定八年齊國夏伐我西鄙不書高張杜注非元帥不書惟內卿悉書之　趙汸屬辭

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如齊並將始於成二年戰鞌並會始於襄十四年會吳至哀二年伐邾盟句繹則並將而又並盟矣　汪克寬纂疏哀二年

使必有介卿出使大夫爲介則志使不志介春秋之常也若使與介皆卿則併志之使與介皆卿非禮也張大亨通訓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杜洩之言季孫恒爲司徒叔孫恒爲司馬孟孫恒爲司空孟孫即仲孫氏昭四年傳杜洩曰夫子聘於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江永鄉黨圖考

非文以前無二卿在行者也聘爲介師爲佐會盟不列載書則不書耳文以後諸卿自擅君既不足以統之將事者亦不足以尸之則列

書焉而三卿分政之端見矣　高樹然釋　經成六年

凡聘與會大夫爲介不書而得臣以卿而介遂叔詣以卿而介宿故並舉焉凡將獨稱元帥故晉六卿並出獨稱元帥而魯自鞌戰以後二卿三卿四卿出則並書蓋三桓無君各不相下而舊史不敢畧也孔子不削何也使削得臣之並聘則遂之逆謀不可得而見矣削叔詣之並會則宿之僭端不可得而見矣削諸卿並將而獨稱元帥則三桓　君魯國分裂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故仍舊史之異文爲作經之特筆　方苞直解　文十八年

成襄以後每大出師並舉諸卿蓋辭也不屬於君而無所統也　又昭十年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范甯注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同倫

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使與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之卒不著其實則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之罪著矣 胡傳 ○公子遂將弒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貨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尙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 劉敞意林 ○凡使不稱介如僖二十六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氏曰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也各以事行則列序之文十八年襄仲賀齊惠公立莊叔拜齊來會葬定六年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孟懿子報夫人之幣皆以兩事行 趙汸屬辭卷十五 ○二卿並聘前此未有葢惡與視齊甥也遂之姦謀恐齊人庇之故與得臣並往以要

於齊蓋謂舉國臣庶皆歸心於公子卽非巳一人之私使齊人知勢不能止而曲聽之也而遂强橫得臣同惡之罪皆見矣方苞直解○並舉列數著得臣之黨於遂而與聞乎弒也孔廣森公羊通義○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葬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不識策書誤以兩卿相爲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毛奇齡傳○愚按毛氏據禮以爲兩卿非介副與舊說異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諸說見大夫帥師門○是時魯猶二軍也行父與許僑如與嬰齊蓋二軍之將佐陳傅良後傳昭十年代昔○許佐行父嬰齊佐僑如亦猶晉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也春秋之法

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著其強也趙鵬飛經筌○使舉上客

而文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

書四卿帥師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

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諸之功晉於是有六卿韓厥趙括鞏

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呂大圭或問○先王之

制大國三卿周書所謂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次國二卿小國一

卿皆命於天子至春秋時僭禮越度宋鄭皆有六卿宋復有二

司寇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如趙穿郤缺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

舊將佐凡十二卿又有太師太傅亦為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

比無復先王之制今魯以四卿帥師累數之以著其僭越之罪高閌集注

○是後書內卿並將史以為常法孔子因之著三家之逆

萌也晉六卿在行獨書元帥統於君命也魯自歸父逐國政盡

歸於三家君不足以統之矣方苞直解○書例凡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其書二使者必兩事使也至於行師則諸卿並書一則重兵事一則本國與列國有異此與後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例同毛奇齡傳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書與鞌戰四卿並書之意同大夫專權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呂大圭或問○二卿並帥大夫競強兵在私室也牛運震傳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敬魯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杜預○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亦卿也季孫以卿爲介叔老亦不敢避蒞兩失之胡傳○卿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昭二

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婼卿而回大夫也未有二卿俱會者此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 汪克寬纂疏 家鉉翁詳說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書大夫帥師而城者三皆三家也見文襄之際大夫張也 胡銓春秋解 ○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見三家之黨輿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 高閌集注 ○餘見書城門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杜注 ○經書三卿而傳止平子則季氏主兵 注克寬纂疏引王葆 ○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家鉉翁詳說 ○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襄十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將其一 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

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終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陳傅良後傳 ○季爲元帥叔弓爲佐貜爲戎右弓及貜雖爲佐而皆卿故書亦足見季之强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也熊過明志錄 ○鞌戰四卿並書蓋由怒齊掃境興師也自此以後疊書諸卿則又以四分公室之故也四分公室者三桓叔弓何與焉蓋季孫得二其一自帥其一屬之叔弓爾直解御纂 ○胡傳謂三家四分公室季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副蓋不知叔弓爲叔肸後而誤以爲叔孫氏也當以陳說爲正彙纂案 ○自舍中軍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並將考八年蒐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自恣爲盜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

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於侵伐也季子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叔弓氏也）偏師而出則迭將之（後凡書叔某帥師或季孫某帥師皆季氏之偏師也）悉師以行則同帥之（此行季孫意如叔弓同帥師是也）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或專行或並出不相隸也專恣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此於諸卿並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十三年帥師圍費可見（萬斯大隨筆）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內卿並使惟文十八年及此年遂得臣之並使仲遂邪謀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權所爲觀左氏所載陽虎執國命二子俛焉爲其所使猶爲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李廉會通）○斯何忌並如晉者是

時三家各如小侯以事霸國季孫嗣位而見仲孫則會其時事也叔孫不與者據經傳帥師前後皆季孟豈州仇方稚而未能外事歟方苞直解○葢報侵鄭之命亦請於晉以取鄆也二卿並書以著取鄆之志孟氏與季氏同故下圍鄆亦二卿並書也徐卓經義未詳說○高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劉氏趙氏說見上文十八

又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定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汪說見書侵門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胡傳見內大夫帥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王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晉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胡傳○季氏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鄭玉闕疑○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田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虔以為季先歸說少近理先儒又有謂季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仍事圍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牛運震傳○三家伐而二卿盟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而文定取之謂季氏以田歸二家非也季氏强於叔仲蓋自尊重不降與邾子盟而使二卿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內大夫盟諸

侵門伐取並書門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見書圍門

○丙卿從公出不書有故則書之

從公不書者成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十三年）襄公如晉孟獻子從（三年）會伐鄭季武子從（九年）如楚叔孫穆子從（二十八年）之類有故則書之公孫敖救徐季孫行執叔孫豹盟袁僑之類（趙汸屬辭卷十五）

僖十五年公會盟于牡丘次于匡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成十六年公會伐鄭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襄三年公會盟于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外臣奉命之事常書人變例則書君

外諸侯之事凡不以身親第為其臣之所奉命而行者皆稱人愚按如齊人衛人鄭人來輸平之類其稱君者變例葉酉說遵卷首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書鄭伯者以天子所賜之湯沐邑而擅以與人其意以巡守之禮不復行此田無所用之也其目中尚有天子乎書鄭伯所以著其罪也桓元年假田書鄭伯同此義葉酉說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葉說見上

莊四年夏齊侯葬紀伯姬

吾女紀夫人國亡君竄而齊侯葬之故以為非常而志之也方苞

直解○此非齊侯身親也目齊侯者齊侯紀之仇也國為其所滅

君爲其所逐夫人身死在殯而葬於仇人之手可憫孰甚焉且齊侯逃伯姬也胡氏以爲著其迫逐紀侯之罪非也齊侯迫逐紀侯之罪豈待是時而始著乎葉酉究遺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來者使人來也不書齊人而目齊侯蓋諸侯不相遺俘以齊侯而來獻捷非禮也故正其爲齊侯而其降尊屈體之失自見非謂齊侯自來也伐戎不親而獻捷乃親來乎葉酉究遺〇按趙匡以爲與上文伐戎書齊人互證見穀文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三年之中予之奪之何以爲伯主乎故稱晉侯以著之也葉酉究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終